

东方侦探推理小说集之一

消失的 红丝线

残雪 ◁ ▷

消失的红丝线 ▷ ▷ ▷

非典型谋杀 ▷ ▷ ▷

秋夜凶案

诛心之间 ▷ ▷ ▷ ▷ ▷ ▷ ▷ ▷

神秘的纵火者 ▷ ▷ ▷ ▷ ▷ ▷ ▷

残局对弈 ▷

迷失 ▷ ▷ ▷ ▷ ▷ ▷ ▷ ▷

七日之囚

蓝色的碎屑 ▷ ▷ ▷

闪烁的彩雾 ▷ ▷ ▷ ▷ ▷ ▷ ▷ ▷

水仙花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公安书刊社编

消失的 红丝线

东方侦探推理小说集之一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失的红丝线/上海公安书刊社编.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10

ISBN 7-5321-3081-9

I. 消… II. 上…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5355 号

责任编辑:徐如麒

封面设计:王志伟

版式设计:王 嫵

消失的红丝线

上海公安书刊社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 sta. net. cn

网址:www. sb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字数 210,000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ISBN 7-5321-3081-9/I·2359 定价:2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序

叶 辛

上一个世纪,国际笔会曾对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四百多位作家做过一次调查,询问:你为什么写作?

个性鲜明、有着不同追求的作家们,给出了五花八门的、截然不同的、饶有趣味的当然也有雷同的答案。

也曾有一些文学杂志、社会学杂志对广大的读者做过调查:你为什么阅读?或者是:你喜欢读什么样的文学作品?等等。

形形色色的读者大众对这一类问题也给出了坦率的答复。有说是为了消遣的,有说是为了做学问的,有说是为了探究作品思想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在所有的答复中,为了有趣味、为了给精神生活增加色彩、为了消磨时间的占了大多数。不少人对可读性差的作品表示不感兴趣,不少人对经典推崇备至,对可读性强的作品认为要分析。

无论说什么,侦探小说、悬念小说、惊险小说、恐怖小说、公案小说……始终是广大普通读者喜

爱的作品。

推理小说是探案小说发展到 20 世纪以后的一支新军,其发展之神速,被影视作品改编之广度,受欢迎程度之热烈,都是有目共睹的。

上海《东方剑》杂志社和《人民警察》杂志社、《上海消防》杂志社等单位推出“东方侦探推理小说大奖赛”已经两届了。如果说第一届不乏好作品,但不少没有选发的作品,或者虽已发表,尚嫌幼稚的作品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的话,那么,读了第二届评选的作品,可以明显地感到,这些小说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有的构思玄妙,有的细节令人拍案叫绝,有的丝丝入扣,让人一读便爱不释手,有的揭示了当代社会的众生相,还能给人以回味。这些作品不但反映了社会上正与邪、善与恶、忠与奸的矛盾斗争,而且都抓住了推理小说的特点,运用逻辑推理,像剥笋壳一般,在动人心魄的情节推进中,给读者以思想的启迪和审美的愉悦。

我读了两届侦探推理小说奖评选的全部作品,对于几年时间里所取得的进步,印象特别深刻。在阅读过程中,我也联想到一些问题。

东方侦探推理小说,我们既已竖起这面旗帜,就要强调“东方侦探推理小说”的特点,或者说是我们的追求。

在中国的民间传说和历朝历代的公案小说中,总会揭露和鞭挞那些欺辱百姓的凶徒和恶霸,无恶不作、为非作歹的土匪和强盗,阴险刁钻的奸徒,狡猾刻薄的讼师,昏聩无能的公差,尤其是隐身黑幕的贪官污吏。一句话,这些“坏人”本性虽是一样的“坏”,但他们“坏”的手段、“坏”的形象各不相同,因而也“坏”得给人留下了印象,让广大群众切齿痛恨,故而世世代代的老百姓也就把他们一个个钉在了耻辱柱上。

和这些骄横跋扈、残害百姓的坏人相反的是我们的民间故事和传奇中,也留下了一系列正面人物的形象,他们有的是拔刀相助的好汉,见义勇为的英雄,杀富济贫的义士,有的是美丽多情的少女,足智多谋的文人,特别是刚正不阿、为民除害的清官形象,

始终流传在民间,并一代一代的仍在往下流传。

这两组人物,往往在故事中有着激烈的冲突,尖锐的水火不相容的矛盾,随着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展,一个一个扣人心弦的悬念依次展开,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是非曲直大白于天下。读者们也由此不但记住了“奸贼”形象,也牢牢地记住了忠臣良将和清官的形象。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的东方侦探推理小说,要塑造的,推崇的正是具有浓郁民族风格、浓厚民族气节的这一类作品人物。让他们在推理破案的过程中,展示人物的风采和过人的聪明才智,从而超越西方痕迹甚浓的侦探小说、警匪故事。让崭新的东方侦探推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广大读者中流传。

促使我产生这一想法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当前的人民警察和司法人员中,已经出现了无数这样智勇双全、胆识过人、充满魅力的人物和可歌可泣、一波三折的故事。他们的存在,本身已为新的东方侦探推理小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

愿我们的读者不久就能读到这样的作品。

愿东方侦探推理小说不断地出现新的佳作。

是为序。

目 录

1 / 序	叶 辛
1 / 残雪	肖 剑
44 / 消失的红丝线	薛 萌
62 / 非典型谋杀	胡 玥
99 / 秋夜凶案	蓝 玛
117 / 诛心之问	彭祖贻
138 / 神秘的纵火者	东方江
150 / 残局对弈	童孟侯
178 / 迷失	晋 川
199 / 七日之囚	郑 晗
220 / 蓝色的碎屑	孙丽萌
237 / 闪烁的彩雾	余 生
256 / 水仙花	剑 辛

残

雪

◆肖 剑

1

葛虎黑红的脸有点发潮,他骑在自行车上像喝醉酒似的身体左右摇晃。是她吗?葛虎又使劲地摇晃了一下脑袋,嘴里还不停地发出一种谁也听不懂的叽里咕噜的声音。是她,葛虎对她的身影是太熟悉了,尽管已经分别了将近20年。一阵冷风吹过,正沉浸在无边遐思中的葛虎不禁打了个寒战,她看见我了吗?应该不会看见吧,我是骑车从她背后过去的。其实葛虎也只看见她的一个背影,一个经过20年岁月磨砺后的中年妇女瘦弱而又充满沧桑的背影。她变得很多很多,但是葛虎一看见她的背影时便已经认出是她了,她的声音没有变,她那特有的身影没有变。

天渐渐昏暗下来,葛虎骑着车在那条熟悉的小路上心无旁骛恍恍惚惚地行进着。她没有看见我,为这葛虎稍稍感到轻松些。可是不一会葛虎又涌上一股莫名的遗憾——她竟然没有看见我!毕竟20年没有见面了,这20年里葛虎在黑夜里曾经无数次呼唤过她的名字,包括在与胡娜做爱时。曾经有一位哲人说过:时间可以让人抚

平伤口,可是对葛虎来说,她对于自己的爱是刻骨铭心的。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她,她是那样的漂亮和温柔。

葛虎徜徉在时间隧道里,他与她过去的那段畸形但却又那样热烈的情爱历历在目,虽然这种回忆是苦涩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是对葛虎——一个平平庸庸的小职员来说却是慑人心魄的。忽然大街上华灯同时拧亮,着实把恍惚中的葛虎吓了一跳,睁眼一看,哎哟,已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可是葛虎连菜也没有买,那辆通人性的“老坦克”竟然驮着他绕着家门走了三圈,今天说好给胡娜买一条鲜鱼熬汤喝,可是……葛虎终于回过神来,推着车无可奈何地走进了家门。

葛虎的家是在一幢旧洋楼的二层,红棱瓦白灰墙,夏天的爬墙藤南方人称为壁虎的如今随着秋风的吹过也早已由绿变了黄。这幢洋楼的原主人是电机厂的厂长胡兵。“文革”时,“走资派”老胡被打倒后,这幢小楼又做了重新分配,胡家被赶到了楼下,而楼上则住进了造反派。“文革”后老革命胡兵重新出山,小楼里的造反派搬了出去,可是老胡并没有独占一楼,而是让厂里几家住房困难的劳模住了进来,葛家就是其中的一户。

葛家搬进小楼时,葛虎还在黑龙江边陲“修地球”,1979年葛劳模退休,葛虎“顶替”进了工厂。葛虎在边疆十年练得一副好身板,腱子肉把那件破军棉撑开了线,“尽管红黑脸上长了一脸络腮胡子,让人觉得有点吓势势,但是,浓眉大眼人倒老神气的”(胡家太太的原话)。说实话,葛虎的出现着实让大院里躁动了一把,因为“胡家劳模大院”实在是阴盛阳衰,院里除了老一辈,年轻的竟然全是“不带把”的。于是,围绕葛虎的“归属”问题,展开了一场角逐——真是物以稀为贵。最后“虎”落胡家。在这场婚姻之争中作为主角的葛虎人性开始产生了裂变,起初,他并没有把院子里的这场闹剧当作一回事,其实他也没有认真地去想过在那些整天叽叽喳喳争红斗绿的姑娘中找一位人生伴侣。因为他的心里充填着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她。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白桦林中的承诺:我等你回来。她两眼饱含着分别时悲伤的热泪默默地看着远山:不必了,我这种成分的人是

回不了城的,祝你一路平安,一生幸福。她走了,她踩着满地的落叶头也不回地走了……他无法忘记她对自己的爱,可是同时又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恨,恨那个结了婚又离开她的钱名山,更是怨恨那个极“左”的年代。

事过境迁,作为孝子的他为了年老体弱的父母,就听从了老人的安排,产生了尽快结婚的念头。正好胡家选中了他,要将胡家三女儿,那个病病歪歪弱不禁风的胡娜嫁给他,并且将风吹到葛家,一旦葛虎成为胡家的“乘龙快婿”,那么,葛虎将会很快脱下那身油腻的工装坐进写字间。老葛说:你胡伯伯对咱们真是恩重如山,你小子不要不知好歹。葛虎也就点头答应了。结婚后葛虎才知道胡娜得的是病毒性心脏病,根本不能过正常的性生活,更不要说为葛家添个一女半丁。葛虎闹心上火,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木已成舟,况且他的前途全攥在老丈人手里,过一天算一天吧。好在胡娜对他也算是温柔体贴,这样这日子一过就十来年。老人们都相继去世了,精力旺盛的葛虎这几年把心思全用在了工作上,一心一意埋头苦干,成了厂里的质检员。人一过40岁,那日子更是平平淡淡波澜不惊。可他万万没想到,今天下班去菜市场竟然会遇见她,20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葛虎的心中重新激起对爱的欲望。

鲜鱼汤没有办法熬上。葛虎说厂里忙下班晚了,没有去买鱼,明天吧。躺在床上的胡娜只是淡淡一笑,没有说什么,她从来没有埋怨过葛虎。因为她总觉得愧欠丈夫什么。

2

女儿吃罢晚饭就要回学校了。在大学里读三年级的女儿平时是住在学校里的,每星期五回家杨冰总是要到菜场里买些鱼虾给女儿改善伙食,尽管靠她在医院里做勤杂工那点微薄的工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是,对杨冰来说现在的生活已经算是很好的了,她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

自从三年前萍萍从黑龙江考入滨海大学后，为了照顾女儿，杨冰才下决心离开黑土地回到滨海市。这里是她的出生地，有她金色的童年，她的家曾经是这座城市里的望族。可是事过境迁，如今杨冰在这座城市惟一牵挂的人——她的老母亲——也已经过世了。1979年后知青大都返了城，可是，杨冰她不愿意再回到这座令她陌生的城市。要不是女儿读书需要照顾的话，那么至今她还会留在黑龙江。那里有她的学生，那里有对她亲如家人的大伯、大妈。当然，在杨冰的潜意识里还有想见那个分别20年的情人的愿望，因为他毕竟是萍萍的父亲，也是她爱的寄托。回城后她没有去找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与他们久已不通信息，他们也从来没有关心过她，更主要的是她生性不愿意去乞求别人。

回城后，她通过劳务市场谋得在医院做勤杂工的工作，虽然脏一点累一点，但是为了女儿吃什么苦她都觉得是值得的。她在滨海的老宅早已被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们占领了，她不愿意去同他们争什么，在一条破旧的小街里她租了一间廉价的小房子，母女俩过着艰难而又平静的生活。

女儿回学校了，洗完饭碗杨冰又将女儿换下的衣服放进面盆里准备洗掉它。突然，传来“笃、笃、笃”三下敲门声，杨冰一愣，从水池边侧转身，问：“谁呀？”门外没有回声。嘿，这真是出鬼了，不知是哪个酒鬼跑错了人家敲错了门，不要理他，杨冰回转身又搓起了衣服。

“笃、笃、笃笃”，寂静中，这令人讨厌的敲门声伴随着北风呼啸声又恐怖地出现了。这次杨冰真的恼火了，她冲到门前猛地将门打开，一股寒风迎面扑来，外面一片漆黑不见人影，只有门口那棵老槐树的树丫在寒风中发出呼呼的声音。这真是见鬼了，杨冰没好气地将门嘭地关上。她回到屋里赶紧把衣服晾好，穿上大衣就出了门，她要给插队时的好友琳妹打电话，叫她到家里来作伴，免得一晚上提心吊胆。

杨冰本来并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在北国边疆的夜晚她曾经与狼相遇也没有发慌，但是，最近她心里老不踏实，总是觉得要发生什

么事似的。是因为单位里那个色鬼吗？那个红鼻子总务科长近来经常用色迷迷的眼神盯着她，有时还叫她到办公室“谈话”，甚至还动手动脚。杨冰开始不想得罪他，但是红鼻子得寸进尺。昨天杨冰下班换衣服，总务科长堵住了更衣室的门说，有心里话要对她讲。还没有等杨冰反应过来，红鼻子就喘着粗气迎面将她抱住，一边亲吻她的脸一边把手伸向她的内衣里。气极的杨冰抽出手就给了这个无赖一个耳光，红鼻子冷不防被打了个趔趄：你这个臭娘们，老子喜欢你这是你的福气，你不要给脸不要脸。杨冰气得嘴唇发抖一言不发冲出了更衣室。杨冰知道得罪了红鼻子自己在医院里的工作也将保不住了，对此，杨冰倒并不后悔，人穷志不穷，我杨冰再穷也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反正靠双手劳动哪里都能找到工作。

那是什么呢？杨冰感到心乱的其实是他，那天，杨冰在药房走廊里拖地的时候，突然，耳畔里传来那熟悉的声音，是他，他在配药。20年了，他的声音仍然那么浑厚，当年就是这浑厚的声音无数次地向她倾吐这世界上最神圣的三个字：我爱你。这20年杨冰真正梦萦情牵的是他。当年，他走得那样缠绵那样信誓旦旦，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她和他像断了线的风筝飘散了……

杨冰也曾想找他，但是，当得知他已经成家的时候，理智无情地阻止了她。这几天杨冰封闭了近20年的情感阀门重新被冲开，但是杨冰是无奈和无助的，她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昔日平静的生活将会产生涟漪，所以老是心神不定。

走出小街20米转角口就是公用电话间。这公用电话间其实是家杂货店，除了油盐酱醋之外还兼卖些水果。寒冬的晚上街面路人匆匆，生意清淡，小店老板阿三正笼着双手两脚交替蹬着脚，间或吆喝一声：苹果、梨贱卖了。杨冰到阿三小店里买过几次水果和打过几次电话，因此与阿三算是认识的。当杨冰拿起听筒拨号时，阿三涎笑着问了一句：这么晚了还在约人啊。平日里阿三对杨冰来买货就显得过于殷勤，而杨冰也只是应付他一两句，大家都是街坊邻居嘛。但是现在杨冰心事重重，对他这种贼忒兮兮的话她根本无暇去计较，嗯

了一声算是回答了。号拨了,可是响了一串铃没有人接,琳妹到哪里去了,杨冰叨咕一句。因为离婚后的琳妹至今没有听说有男朋友,尽管她染了棕色的头发涂上了鲜红的指甲油穿着也时髦了起来,就像是一只开屏的孔雀等着人来欣赏。但是杨冰还是相信琳妹的话,好姐妹就是有男友又有什么可以遮遮掩掩的?

“这死鬼这么晚了到什么地方去了?”杨冰嘟嘟囔囔地回去了。

没有与琳妹打通电话倒冲淡了杨冰心中对刚才神秘敲门的恐惧。她裹紧大衣回到了家,开门进屋后反身将门锁上。忽然,杨冰发现门缝里有一封信,咦,这信是什么时候塞进来的?刚刚平复的心陡然又怦怦跳了起来,杨冰并没有马上去捡那封信,而是站在那里木木地看着这封白信封,凝视了片刻后,她还是走过去捡起了这封神秘的来信。

但当她拆开信一看,脸陡然变得苍白。这是一封恐吓信。信中要杨冰母女俩离开滨海市,否则将有血光之灾!杨冰的心仿佛浸泡在冰窟里,艰难地跳动着……

3

戴着口罩裹着大衣的琳妹,心绪不定地回到了家里,她知道她的行为是卑鄙残忍的。但是,不这样做她好不容易筑起的爱的暖巢就将土崩瓦解。爱情永远是自私的。

杨冰是她的好姐姐,她不会忘记杨冰对她的友情和照顾。

那是一个动荡而又狂热的年代,父母在一次科研实验的事故中不幸牺牲了。她成了孤儿被人收养,当她14岁时,她穿上了去建设兵团的黄军装,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在列车里她认识了比她大4岁的杨冰,几天的旅程使得两人亲如姐妹。到了军垦农场琳妹自然是提出与杨冰分在一个连队。同睡一炕,夜半杨冰没有少给她掖被子;下地劳动,杨冰没有少给她背豆秆;就是她第一次来了女儿红也是杨冰熬了红糖水并且为她洗了短裤。这种超乎一般友情的往事怎么不

令人刻骨铭心呢？可是，如今杨冰的回城竟让她那样的难堪和惶恐不安。杨冰已经几次关切地问她为什么至今还不成家，她怎么回答她好呢，因为她所倾心的人就是杨冰的前夫——钱名山。

钱名山是她们一个连队的，出身书香门第，高中毕业痴迷于书，每天收工回来他就会捧起书本，别人喝酒打牌全与他无关，有人讥讽他，他依然我行我素孜孜不倦。在连里惟一欣赏他的是杨冰，文静秀气的杨冰酷爱外国文学，更令钱名山佩服的是她那英语水平。于是，田头工余钱名山总爱凑到杨冰跟前说说话，久而久之两人的话题从书里谈到了书外。而作为小妹的琳妹则成了他们中间的掩护人，因为连里几次训令不能谈恋爱，所以，两人每次约会总是带着琳妹，杨冰哪里会想到情窦初开的琳妹也对钱名山产生了倾慕之心。两年后，钱名山和杨冰先后调到了农场中学当老师，一个教化学一个教外语，而琳妹则经常去找杨冰玩。

突然，有一天杨冰到连里抱着琳妹泪流满脸半天没有说一句话，纳闷的琳妹再三询问，杨冰这才憋出一句：我要结婚了。这不是件好事吗，哭什么呀？只见杨冰摇了摇头欲言又止悻悻地走了。

过了不久，琳妹被推荐上了大学，因为她是烈士的遗孤自然得重点培养，尽管是工农兵大学生，但仍是凤毛麟角，引来战友们一片羡慕的目光。是杨冰把她送上了去冰城的火车。第二年恢复高考，钱名山录取了而杨冰因为有了女儿的拖累没有能考上。钱名山走时，杨冰抱着女儿把他送上了火车，分别时杨冰默默无语，而钱名山也只是说了句：等我毕业后我会想办法接你们出去的。可是，人是会变的。4年后，当钱名山从医学院毕业被送到美国进一步深造时，仍在北国边疆当教师的杨冰主动提出与钱名山分手，她不想让钱名山背上包袱，她能够独立生存，她也爱上了黑土地，那里的乡亲们对她好，学生们也离不开她。过了一年钱名山从美国回了一封信，同意离婚，同时信中希望将来能让他来抚养女儿，杨冰没有回信。这段故事琳妹是清楚的，因为只有她一直与杨冰保持着联系。

一晃10年过去了，在冰城工作的她也早已调回滨海市，而钱名

山留学回来已经是一位名声显赫的医学专家了。琳妹是在报纸上看到钱名山的名字的,当她得知钱名山离婚后一直没有再成家的消息后欣喜不已,她要向钱名山发起进攻,她要圆她少女时的梦。人往往是恋旧的,特别是一同走过那段艰难的却又那样令人难忘的岁月。当钱名山见到昔日的战友、仍风姿绰约的琳妹时,他的眼睛也湿润了。起先钱名山还不断打听杨冰的情况,琳妹也只好向他通报些所知道的事。后来见琳妹脸色不悦,钱名山便知趣地不再提杨冰的事了。两人从此来往密切一直发展到如今已经考虑结婚成家的地步了。就在这时杨冰回城了,杨冰的出现使琳妹感到是她追求钱名山的一种障碍,尽管杨冰一回城她就去看她,但是琳妹总觉得愧对昔日那样关爱她的好姐姐,她一时也想不出怎么对杨冰说她和钱名山的事,日子就这样过着,事情也就这样拖着。不料,前天钱名山打电话给她,说他在市一医院看到了杨冰,她在医院里做勤杂工,并责问琳妹,你不会不知道的,为什么不告诉我?听得出钱名山的情绪是很激动的。琳妹气歪了,这个书呆子!难道我和你的爱情竟是如此脆弱?

电话里琳妹约钱名山到家里吃饭,他推托说:这两天有事太忙就不来了。这种时候的这种冰冷的回答不能不令琳妹多心,一切的一切全是杨冰惹的祸。她要想法把钱名山的心拴住。

4

这几天,滨海城的风是阴冷的,葛虎的心情却翻滚激荡。自从那次在菜场里见到杨冰后葛虎就心旌不定,虽然那天怕见她但感情的阀门却冲开了,这些天他老是失眠,他的胸中激越着一种欲望,我要见她。于是,每天下班后他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曾经遇见杨冰的地方……这天,冷不防被一辆自行车拦住去路的杨冰一抬头猛然看见了他,两人双目相撞惊讶中夹杂着一种相逢的惊喜,久久没有说话,仿佛就像这室外的空气冻得快要凝固了。突然,杨冰侧身就走,懵懂

中的葛虎赶紧跟了上去，杨冰，你终于回来了。葛虎一把抱住了杨冰，你，你受苦了。杨冰想推开他，可是那是没有用的，他那健壮的双臂紧紧搂住了她，还是20年前的那种“野蛮”动作，不过，那时是在荒野里，在那铺满落叶的森林里……

整整20年了，杨冰日思夜想的也是最最怨恨的人就是他。当年，她、钱名山和他是一所学校里的老师，葛虎是教体育的。身体健壮的葛虎不仅性格爽朗，还总乐意帮助人，学校里有位当地的老师，爱人生病家里孩子一大帮生活困难，是葛虎把每月的工资除了饭钱全都塞给了这位老师，还不许那位老师张扬，其实在学校里什么事情都不会瞒过，惟一的秘密是她和他的关系。他们的感情产生在一个冬夜的荒野里。那天晚上，杨冰到学生家里补课，在回来的路上穿过一片小树林时，遇到了狼。凛冽的北风中，那条大灰狼鬃毛耸起，两只贪婪狡诈的眼睛发出两道幽幽的绿光。开始，杨冰倒还有些害怕，但当这条饿狼向她步步逼近的时候，她反而镇定了起来，她将手电的光对准了狼的眼睛，一边疾呼“救命”，她边叫边后退，大灰狼步步紧逼，正在危急时候，只听见远处传来一声枪声，随即从雪地里疾步走来一个人：杨冰，不要害怕，我来了。是葛虎，是他！杨冰心里涌上一股暖流。葛虎踩着积雪大步奔来，叭，又是一枪，恶狼掉头就逃，当葛虎奔到杨冰跟前时，杨冰两腿一软便倒在了雪地里，一场搏斗一场惊慌杨冰她人也虚脱了，当她从昏厥中醒来时，已经躺在了一间猎人留下的小木屋里，屋中央一堆炭火正旺，在噼噼啪啪的火光照耀下，她看见的是一张黑黝黝红膛膛的脸，虽然有些粗犷但却是充满男子汉阳刚气的，她看着他不知怎么地自己的脸却是烧得彤红彤红。你醒了。杨冰羞涩地点了点头，唉，你是怎么会知道我遇上狼的呢？葛虎拨拉着炭火轻轻地说，我见你这么晚了还没有回来就想去接你，正走到半道就听到了你的呼救声，于是正好赶上把你这可怜的小羊从狼嘴里救了出来。这一番话说得杨冰更是心旌荡漾，她调到学校后虽然也察觉到他对她的关心，但是她总以为他是热心助人，想不到他竟然在爱恋着自己。她激动了，她的眼睛飘出了柔柔的光来，她忽然想

起了钱名山这个书呆子什么时候会关心自己，她难道不正是需要有一个坚实的肩膀来依靠吗？

她太美了，她那明亮动人的眼睛直把他的心摘走了，气血正旺的葛虎再也忍不住了，他扑上去紧紧抱住了她……小屋外北风呼啸，小屋里火苗为这两颗紧紧贴住的心而羞涩地低下了头。

可是，现实是严酷的，当她感觉到自己已经怀孕的时候她不得不同钱名山结婚，因为他们俩早已有了婚约，她和葛虎的事如果被场领导知道后那将会是一场灾难。为了保护葛虎也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她强忍着情感被撕裂的悲痛毅然与他分了手，在和钱名山成亲的那一晚，她心里直淌着泪，而一向喜欢热闹的葛虎却要求进修去了县城。

一年后，当葛虎回来女儿已经出世了，是一个大眼睛的小姑娘，名叫萍萍，不过她姓钱不姓葛。他只能在心底里默默地想着杨冰和可爱的女儿。第二年，钱名山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学校，而他也要走了。老父亲已经连发 12 封信要他速回滨海市顶替进厂，他虽然不愿意离开杨冰母女，但是，杨冰劝他走，因为衰老的父母等你去赡养照顾，而你留在这里总不能过一辈子，走吧，不要为我们担心，我会照顾好萍萍的，杨冰一直把他送过了那一片白桦林……

20 年过去了，可是那蹉跎岁月那刻骨铭心的爱情怎么也难以忘却的。那晚，他歇在了杨冰家，两堆干柴擦出的火苗烧得是那样浓烈烈，两颗干涸的心浇上了甘甜的泉水重新滋润欢跳了起来。一阵云雨过后，杨冰说起那天晚上恐怖的敲门声和那封莫名其妙的恐吓信，并且将单位里那个红鼻子科长侮辱她的事也讲了。葛虎怒目圆睁，他妈的，欺人太甚，什么时候我去找这个无赖，看他能对你怎么样。杨冰知道葛虎的火暴脾气，便关照他，你千万不要做过火，免得把事情搞大，葛虎涨红着脸没有吭声。

屋外北风绕着楼房恣意张狂，一条黑影贴在杨家窗口边……